

## 序 论

### 迎接七〇年代

一九六九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众议院进行选举的结果，自民党二八八席、社会党九十席、公明党四十七席，民社党三十一席，共产党十四席。（选举之后不久，无党派议员的加入使自民党变成三百席，民社党变成了三十二席。）

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认为这是依靠工会的社会党的失败，也有的人把这看成是自民党的胜利。这都是对事实的片面理解，都没有能把问题说清楚。这个选举的结果必须看成是在一九六〇年代建立起来的政界（自民党）、财界、官界等为三位一体的安保体制派对反安保体制派——拥护和平宪法派的胜利。这里所说的六十年代，具体的指从一九六〇年修改的日美安保条约开始到一九六九年根据佐藤·尼克松会谈发表的日美同共声明为止。不管怎么说，认为这次选举结果仅仅是自民党的胜利，这是一种极为近视眼的看法，而且简单地认为社会党的失败、公明和共产两党的胜利也是危险的。诚然，公明，共产两党的议席数增加了，而两党的胜利是吃掉了同是拥护和平宪法派社会党的议席的结果。如果说自民党是公明、共产两党头号共同“敌人”，那么自民党不是由于“在野党多元化”现象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体制吗？

“都是政治黑暗”。市民所议论的公害、重税、保安的

危险性、大学纠纷的激化、高物价等周围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结论都归咎于“政治黑暗”。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多数市民只满足于“政治黑暗”这个结论，致于政治上如何的黑暗？黑在哪里？如何改良这种黑暗的政治却不加深究。像这样持消极态度的市民，使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选举中所显示出来的是安保体制派战胜了拥护和平宪法派。

现代政治黑暗的根本在于政（自民党）、财、官界的紧密勾结，歪曲了本来的民主政治。请看图1。像载入中学、高中、大学的教科书中所示图1那样，说明在我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是如何分立的，是如何保持着民主政治的。但是，如果认为现实的政治会像图1那样实施，则就大错而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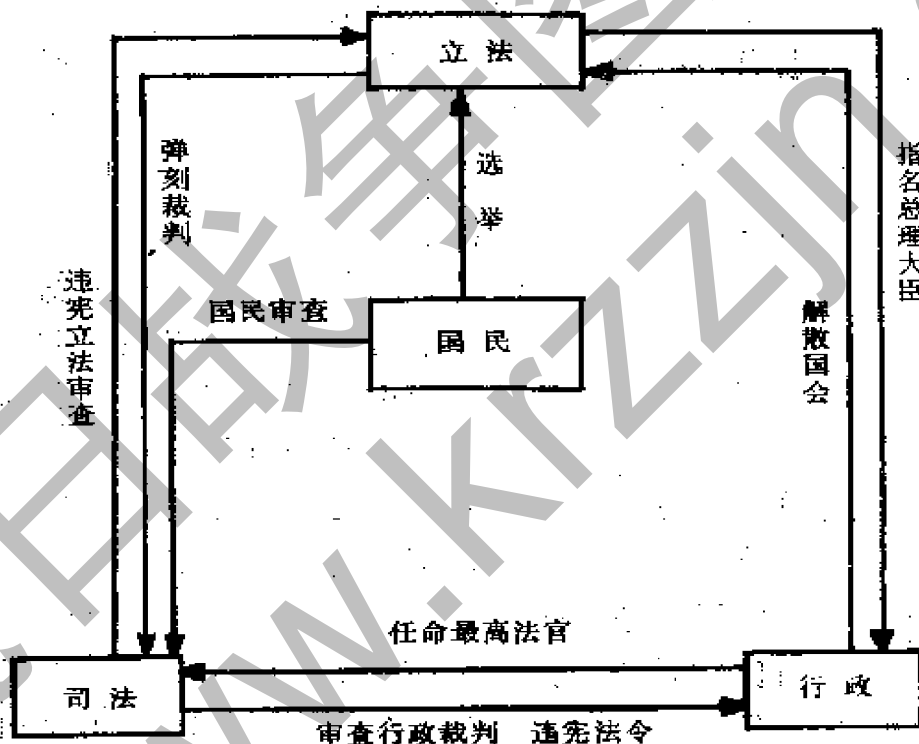


图1

错了。图2 这样才说明了战后日本政治的现实。战后日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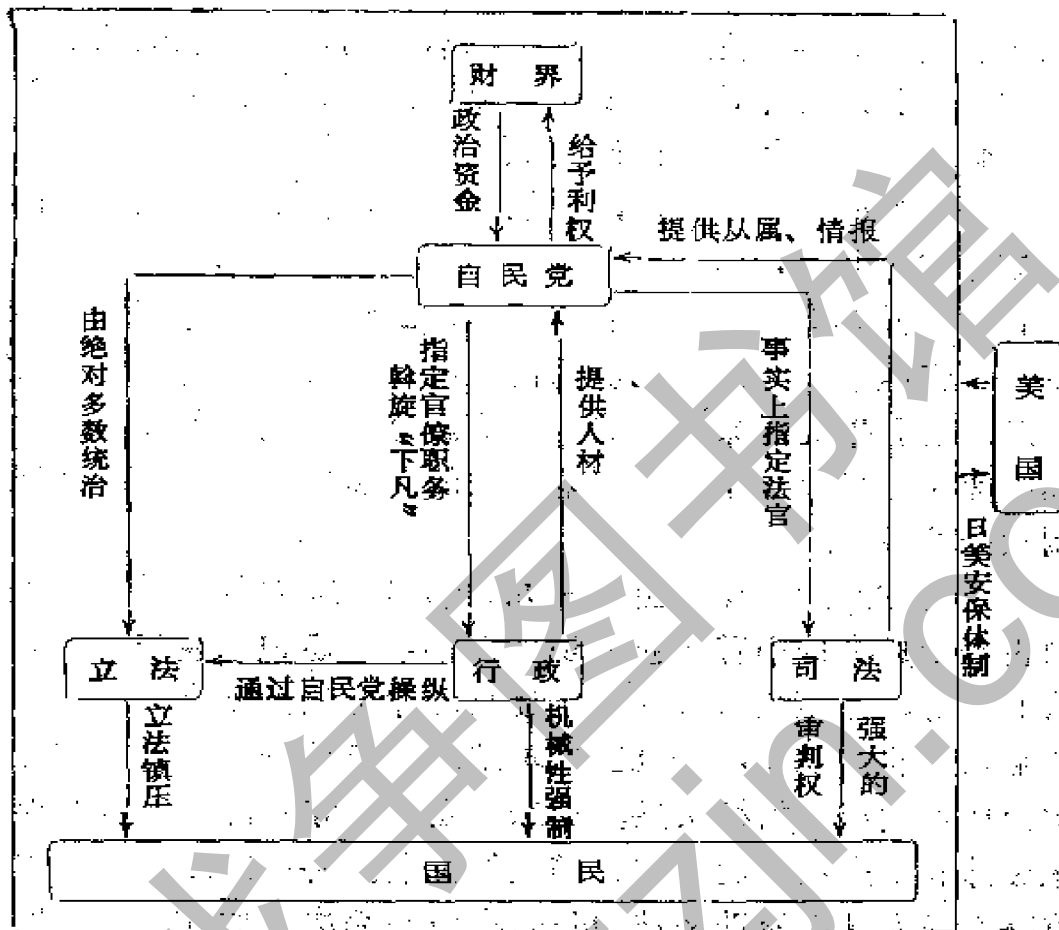


图2

政治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相互之间不但未保持抑制和均衡，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与接受财界援助的自民党结合在一起，作为自民党和财界的尖兵统治着国民。自民党通过政治资金这条渠道与财界相连（有的是特定的地域关系者），更有甚者是这些政（自民党）、财、官（行政、司法）界通过日美安保条约同美国拴在一起。有人认为“日本政治黑暗的根源在于自民党的反动性”。还有的人认为是在于美日垄断资本的利己主义和压力，保守政治家、官僚缺乏自立性等。可是这样说法都不充分的。政治黑暗的根据就

是政、财、官界，尤其是与美国结合具有广泛含意的日美安保体制和推进这个体制的安保体制派。那么在六十年代这样的安保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因一九四五年的战败，由战前政友会、民政党相结合的保守政治的基盘，强固的官僚组织解体了，日本的权利被置于占领军总司令部（GHQ）的指挥之下。这个占领军总司令部图谋阻止日本的反动势力的复活，以某些宣扬理想主义的理念的和平宪法来组成日本政府。并且，这个宣扬理想的和平宪法，后来成了反美色彩很强的革新势力。因此，是讽刺意味的议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的暴发，美国占领当局在同中苏对抗的现实面前，也忘记了遵守和平宪法的理念，甚至让日本建立了违反和平宪法的警察预备队（后改为自卫队），一九五二年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把日本当成亚洲反共的桥头堡。后来历届的保守党内阁，都在谋求废除和平宪法，而遵守日美安保体制。鸠山内阁时提出以重整军备为基础修改宪法。可是，在改革宪法方面在野党发现了比原来更多的国民持强烈反对姿态，因此，保守党内阁用强化安保体制的办法把和平宪法所具有的行政权力变成了一纸空文。这种尝试的正式开始是决定（一九六〇年）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六〇年代的十年间。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而清醒过来的财界，从“指导”一九五五年保守统一时起，就以庞大的政治资金公然与自民党紧密勾结，该党取代以前的美军占领当局站在支援指挥的立场，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财界首脑明确表示改宪。官界也在吉田内阁重用的官僚和长期保守政权下，同这些保守党财界勾结，为的是自己出息发迹。对保守党和财界的政策立案给予了全面协助。

就这样安保体制派和拥护和平宪法派的对立，持续到七〇年代。在这个过程中，安保体制派由于进行匆匆忙忙地返还冲绳而以某种形式把核武器带入本土，抽掉了和平宪法的实质，并策划其完全解体的同时，倘若断然实行小选举区制，把在国会里的在野党反对政策势力降至三分之一以下，形式上已朝着改宪的目标前进了。

本书的目的是从广意的角度的阐明体制方面即安保体制派的具体情况。

第一，阐明作为国家权力最高机关的立法机关即国会没有代表全体国民这一现实。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唯一的立法机关”。事实上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是官僚、工会和宗教团体的代表，而不是所谓主权者的国民。而这样的国会是听任掌握过半数的自民党及其背后的官僚的摆布。

第二，说明把立法机关变成私有化的历战保守党政府，自民党以及统治自民党的佐藤派、财界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读者在这里会知道历战保守党政府如何地无视和平宪法和热心于确立安保体制。同时在这里，对七〇年代由政府、自民党、操纵佐藤派的财界试做具体的叙述。

第三，阐明在背后支持安保体制的官僚。由于一九四五年的战败，支持保守党、财阀、军阀等军国主义的团体的崩溃，一小撮高级官僚的地位也垮台了。可是，重要的官僚体制本身一点也未动摇，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中孕育出来的战时、战后派官僚逐渐的伸张势力，登上了统治今天日本的政治舞台。除非把这个不可理解的官僚制度从根本上加以改组，否则民主主义的根基就不能巩固生长。

第四，由于安保体制派的权力机构需要力量保护，那

末，警察、检察和自卫队是干什么的也就清楚了。

“七〇年代日本的政治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从头叙述的话，于六十年代完成了的安保体制即第一至第四说明的安保体制则从一九七〇年代正式开始活动。但是，这种安保体制派的政治，岂止是刺激了公害，安保的危险性、高税、大学纠纷、高物价；而且具有把日本再次推向军国主义道路和毁灭的道路的危险性。在阻止这样危险的道路活动中，必须实现市民们人人参加的拥护和平宪法，或者归还和平宪法的政治运动。

在结论里，展望政、财、官界互相紧密勾结的安保体制派，是如何左右日本政治的具体动向，对此、反安保体制派和市民的任务就明确了。在这里特别关于非暴力的直接民主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也谈到了。

类似这类的书常常是把种种理论领先的教条、先形成感情、无道理的结论强加给读者。在这里作者首先尽量如实地掌握从现实展开的政治实况。其中插入几个插曲也是为了上述目的。就连自称为安保体制派的人读了本书也确信对他们有很多帮助。读者由于读了本书而抓住了日本政治权力的本质，结构和行动，共同创造自己应该遵循的理论，确立行动的指南是作者的愿望。